



走下权坛的捷摩共

▲“捷摩共”总大门上方的大幅标语

在民主制度下，捷克共产党人仍然可以奉行社会主义，并要将社会主义理念推行到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

◎韩葵 徐晖/图文

东欧剧变二十年，人们在回顾这次变迁给欧洲带来了什么改变。曾经执政四十余年的捷克共产党，现在是什么样子？走下权坛的捷克共产党内部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议会中的第三大党

1993~2005年之间，埃克斯内尔先生担任了大约十三年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他本人是位物理学家，1965年毕业于卡罗维发利数学物理学院，曾在涉及军工的外贸公司工作。令我惊讶的是，在成为中央委员会副书记之前，埃克斯内尔并没有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他解释说，1989~1990年的巨变使得原捷克共产党领导层成员纷纷离开，骤然间发生断层，他当时是国民议会的

成员，大概因此被组织注意到，就被选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06年退下来以后，在布拉格市担任党委副书记。从1992年到现在，埃克斯内尔一直是历届捷克众议院的成员。

说到共产党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化，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党员减少，这是最显著的变化。当年200万党员现在只剩下7万5000人。当然，这里面还有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的问题，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编成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斯洛伐克共产党。我们这里说到1990年以后变化，单指如今捷克的“捷摩共”。

党员人数的变化差不多是这样：仅1990年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的党员人数

锐减到60万；之后，以每年6%~7%的速度递减。进入2000年之后，老人们过世成为党员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现在党员平均年龄就有69岁之高。这些年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不多，这和社会上的思潮也有很大关系，人们不再正面宣传共产党，更多的是对40多年执政历史的反思。

担任欧洲议员的科赫利切克先生认为，当时庞大的党员数量，其实包含了很大的水分，这些人并不具有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入党不过是为了在社会主流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升职、涨工资，很现实的需要而已。于是，在1989年的秋天，一旦局势有变，这些人就立刻离党而去。而那些真正有信仰的党员，他们心目中始终赞

成共产党帮助大多数人的指导思想,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也没有退党。

埃克斯内尔说,共产党要继续生存,吸收党员的确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虽然就人数而言,共产党仍然是捷克成员最多的政党,但是党员结构老化和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要加强对年轻人的宣传教育。

“不过,我们也有很出色的年轻党员!”埃克斯内尔兴奋地提到他在议会外交委员会的同事——卡特琳娜·科内契娜。她来自共产党,是“80后”议员,似乎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2002年初次进入议会的时候,科内契娜才21岁,2006年的选举中,她再次进入议会,成为环境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成员,还担任了外交委员会的副主席,是一位很有潜力的政治新秀。

说到“捷摩共”的将来存在着一种担心:如果人数减少到一定程度、年龄结构重又回到正常水平,捷克共产党是会维持平稳,甚至略有回升,还是终将退出政坛?埃克斯内尔对此也是一副茫然,他说:“当然我们在努力。”

不过话锋一转,埃克斯内尔说:“我们的选举成绩可不是递减的!”捷克众议院有200个席位,上届大选于2006年举行,进入议会的有五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其中公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的席位,第三位就是共产党,26个席位,绿党和基督教民主同盟都排在其后。2006年的成绩的确比2002年的41席下降了不少,但总起来说,1990年到2006年选举,共产党的席位都在10.5%到22%之间波动。2006年的地方选举“捷摩共”大获全胜,从共产党员中产生了4268名地方议员,284名市长,和247名副市长。目前81席的参议院,共产党占3席。2009年刚刚结束新一轮的欧洲议会选举,22个捷克席位,共产党占4席。近期民意测验的支持率,也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之内。

唯一留名的共产党

在很多东欧问题专家看来,“捷摩共”是东欧国家剧变之后,从执政党的位置上退下来、唯一没有将名称中的“共产党”概念

去掉的一个政党。

当然,每每和捷克人谈起“东欧”这个概念,都需要特别地界定一番。他们很坚持原始的地理概念,捷克是中欧国家,布拉格还在维也纳的西边呢。但是我们对欧洲的记忆,多是从二战以后开始,所以习惯说“东欧”,内涵其实是“铁幕”以东的欧洲,这个划分带有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

埃克斯内尔和科赫利切克对这个所谓“唯一”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概念有着类似!的观点,并且互为补充:一个说,前苏联还有一些共产党没有改名;另一个说,其实有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执政时,也并不就叫做共产党,比如波兰统一

工人党。所以,仅凭名称说事儿似乎还不够严谨。

但是“东欧”原来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纷纷改弦易帜,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都变成社会民主党了。这些国家中,现在也有新成立的共产党,和过去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并没有血缘联系,而“捷摩共”却是从旧时执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延续至今的。

埃克斯内尔先生说,这是党员们的选择。1992年我们的党员大会,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共产党这个名称要不要延续?当时有72%或者76%的党员投票决定继续。在我们国家,当时的解决办法就是党员大会投票。我说不好其他国家是怎么回事,有些是中央委员会或者专家组来讨论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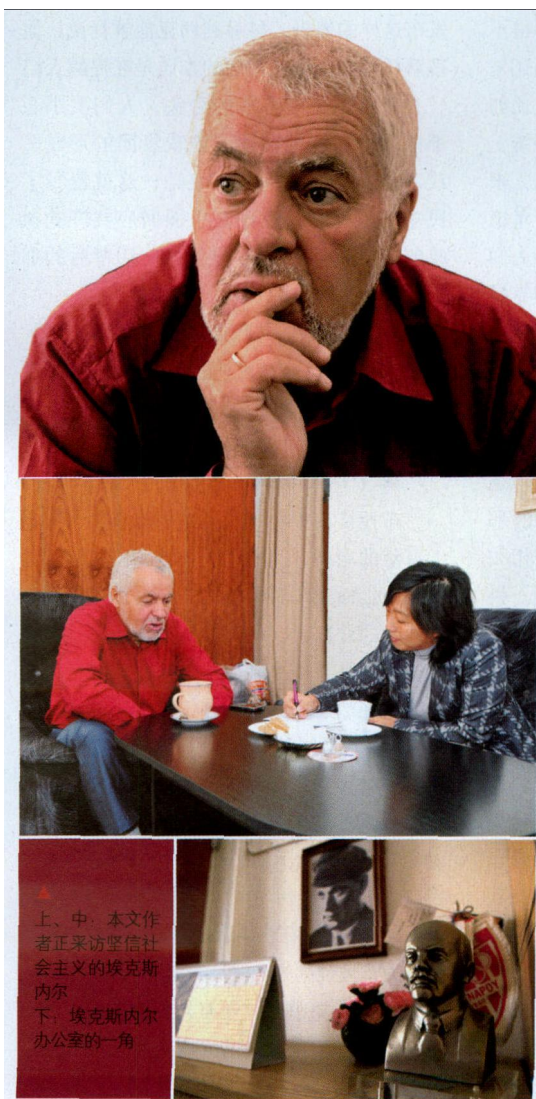
但是,名字有那么重要么?科赫利切克反问道,“改变,我见得不是名字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

捷摩共的樱桃时节

名字是个形式,1990年捷摩共召开第一届全党代表大会,明确确立党组织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延续,同时,党的另一个形式——党徽,开始变成一片绿叶两只鲜红的樱桃,这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首歌曲。

对于四十多年的执政历史,埃克斯内尔强调说:“一直以来,我们国家都是多党制,当然,那些年共产党是领导地位。但是选择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决定,而是所有政党的决定。”但是他也承认,那些年里各个政党并不像现在这样独立。宪法规定,民主社会不能存在一个所谓“领导政党”。

“这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党也完全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位置是一样的,从1989年以来,共产党在适应自己的新位置,社会上一时间涌现出了许多新党派,它们也在适应之中。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很健康。国家从整体上在积极地改变,不过也有消极面,比如失业



上、中、本文作者正采访坚信社会主义的埃克斯内尔下:埃克斯内尔办公室的一角

率。2010年捷克的失业率很有可能再次超过10%。另外,退休人员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有些产品,比如电子产品是降价了,可是很多基础生活资料比1980年的价格翻了50倍。”

埃克斯内尔笑着补充说:“我自己是这样的类型,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了很多年,说实话,很难习惯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他说看不惯现在的贫富分化,“富人的钱多得都不知道怎么用!”

科赫利切克很坚决地说,我同意民主,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专制制度下,一个愚蠢的人可以成为几千人的领导,做成千上万人的决定,社会风险很大,民主制度就不会这样。但是民主制度下,我们的政党仍然可以奉行社会主义,可以实行社会主义。

捷摩共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不得不做改变,而科赫利切克认为本质的东西还是一如既往地具备社会党派的基本元素,比如施政纲领上注重社会福利,包括医保系统、义务教育、赡养老人等等。就拿赡养老人来说,不仅仅需要社会保障政策,还需要考虑用什么样的系统来支付,还要照顾到老人们的生活内容、健康护理等等。科赫利切克的意思有两种解读,或者说共产党的本来就是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派,或者说共产党在调整蜕变成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派。在他看来,欧盟的将来应该实行社会主义。

回忆起我们与赫利切克先生的相识还是在大街上,那是2009年4月奥巴马来访的那天,捷克的“反导弹基地组织”和一些相关党派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导示威游行,科赫利切克先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和同仁们一齐呼喊“奥巴马!雷达不(行)!”

他1974年在布拉格技术大学学习化学专业的时候,加入共产党之后,科赫利切克回到家乡城市特布里采,从工程技术人员到玻璃制造厂的管理层,是为数不多工作勤恳为人朴素的领导,曾经被工人们称为唯一骑自行车上班的厂长。在1995年到1996年科赫利切克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8年到2004年间,作过捷克议员,同时,他是欧洲议会交通和旅游委员会的委员。2006年,评选每个国家最好的欧洲议员,科赫利切克成为捷克的最佳得主。

科赫利切克说,他小时候跟随叔叔去维也纳,看到铁道边上一个穿着破旧的人晃来晃去,就问叔叔这人是在做什么的,叔叔告诉他,一定是个失业者。这件事情给他很深的烙印,甚到现在。他看到那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之下,生活大不如前的人,总怀着一份同情心,认为有必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他说在家里经常和女婿争论,女婿是右翼公民民主党的铁杆,和他的观点大相径庭,不过,一旦讨论到政府施政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女婿又全盘接受科赫利切克的具体主张。于是他对女婿说:“你看,你自以为支持右翼,其实你支持的是我们社会党派的观点。”

“小心共产党将重新成为执政党!”捷克前总理、公民民主党主席托波拉克经常发布这样的警告。科赫利切克他解释说,他理解托波拉克这句话的本质是在提醒人们“独裁政治”有苏醒的势头,人们要小心那些具有特权的财团、独裁集团的形成,或者他们成为或操纵执政党,这就侵犯了民主。科赫利切克没有正面回应共产党执政的问题,但是,他同意这句话背后的那个“小心独裁”的本意。

是不是所有的共产党成员都这么认为呢?比如,就四十多年执政期的反思,老派和新派共产党人,就存在着相当不同的意见。

走下权坛的捷摩共

布拉格市中心邮局旁边的街巷,有座老上百年的老楼,门楣上悬挂着“KSCM”的横幅,上面还印着樱桃标志,这里就是捷克共产党的总部了。门道一侧是传达室,另一侧的墙上贴着中央领导层的照片。

现在的总书记名叫弗伊杰赫·菲利普,今年54岁,是一名律师,1993年开设了自己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专攻商业法和宪法,有很多专业著述。他1983年加入共产党,1984年开始参与地方政治活动,1990年到1992年进入国会议员,1996年到现在,连续四届当选众议院议员,其中,2002年和2006年两度以共产党的候选人,被推选为众议员的副议长。

捷摩共党中央,还有六位副书记,和总书记一样,都是直选的。中央委员会有93名委员,执委会21个人,他们原则上都有自己



的职业、专业,而中央委员会日常的行政工作,由大约50名专职职员承担。

埃克斯内尔先生的办公室也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在捷克14个州设有分部,各有1到2名专职工作人员,80多个地区委员会,全国4000多个支部。

党员交纳党费,进入议会的政党,能够得到根据选举比例的政府拨款。还有赞助,和中央委员会大楼出租的租金,都是活动经费的来源,很多宣传活动都需要资金支持。说到这里,埃克斯内尔拿给我们几份传单,还有印着他头像的日历卡片。

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除了青年团,还有工会、左翼妇女会、国家文化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几个党派和团体,共产党也是欧洲左翼党的成员,属于欧洲议会中欧洲左翼联盟和北欧绿色左党集团。

捷摩共1990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到现在开了7届全会。1999年第5次会议,向政府提出适当公有制和发展现代大规模农业的提议,提出了《为我们国家更好的道路》的提案。在对待欧盟和北约上,捷克共产党的态度是,明确地反对加入北约,但支持欧盟一体化。



▲ 左：市议会会场内景

右：当选欧洲最佳议员的科赫利切克



2004年第6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捷克共和国的希望》，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关注创造工作机会、公平工资、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

2008年5月的第7次代表大会强调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特色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社会公正、经济繁荣，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呼吁欧洲左翼活动联合的必要性。

2008年11月，捷克一些参议员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诉，要求解散“捷摩共”，理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与捷克宪法相抵触，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纲领并没有否认暴力夺取政权，并且在采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是在这一年，1990年成立的捷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内政部解散，理由是他们主张集体所有制替代私有制。内政部的决定，遇到了国际性的抗议。

他们眼中的中共

埃克斯内尔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共产党。他访问过中国三四次，也接待过中国代表团，还读过一本在中国生活过

的波兰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一直关注时事变化。他说，中国的政治生活背景和欧洲、捷克是完全不同的，不可能完全放到同一个平台上对比，中国共产党当然有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很赞赏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成就。他还提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出一个比如到2050年的目标，是很有远见的。

科赫利切克似乎带有更多哲学和史学色彩的思考。谈到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他认为，当我们拿一个社会和另一个社会做对比的时候，要看它的经济基础，比如这些亚洲国家都有超过70%的人口依赖比较自然的农业经济生存，包括马来西亚，虽然这个国家很富裕，但农业经济还是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城市，甚至乡镇、乡村，的确有些人的生活是资本化的、工业化的，或者商业化的，信息产业化的，但是，从总人口比重来说，农业仍然是大多数。那么，如果你研究东南亚，忽略这个经济模式，一定会迷失的。

拿捷克来说，大约1870~1875年间，是这个经济模式。那么，今天中国的农业比重，和那个时候捷克的农业比重类似，

这影响到很多观念，比如家庭生活，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子女赡养老人的方式和思路，与现在中国人很相似，那是一种田园乡村的方式。现在的欧洲主流人群已经不是那样想、那样做了，主要依靠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许这种改变看起来淡化了人情味，但是最大程度释放了每个人的人生。现代中国可能有20%或者30%的人口，和大多数欧洲人的观念差不多，但是，中国总的来说还很传统。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定要把中国和欧洲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简单化的比较，是没什么结论的。社会基础不一样，它的党派存在的基础和党派自身也有很大差别。比如谈到朝鲜，科赫利切克说，那应该是朝鲜社会自身的问题，无法抛开社会、历史，单纯谈是不是共产党的问题。

2006年大选前夕，有一份报刊上，发表了名为《捷摩共等待凯旋》的文章，讲述捷克共产党的观点和为竞选做出的努力。2010年的大选即将来临，捷克的各路政党纷纷预热，甚至刚刚组建的新党也跃跃欲试，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人同样在期待着。■